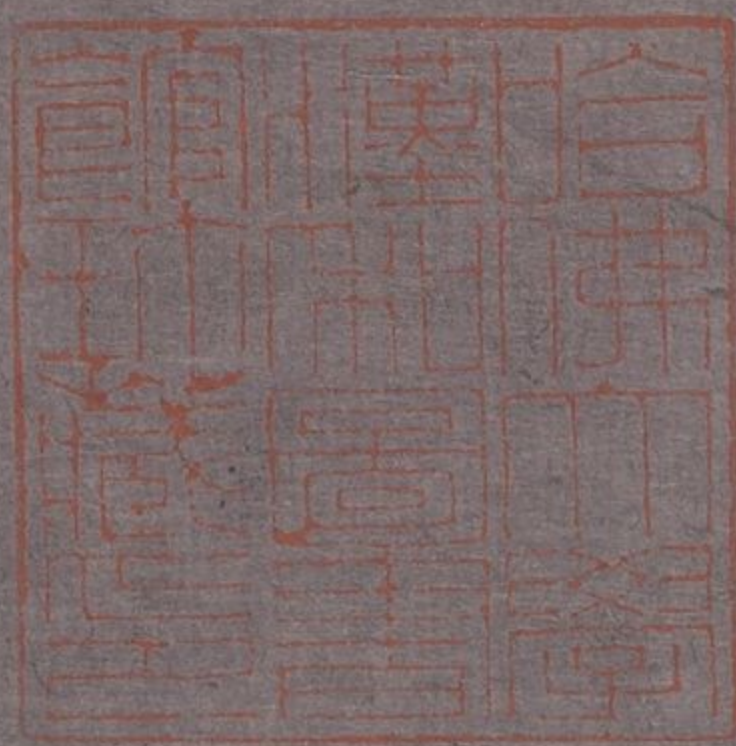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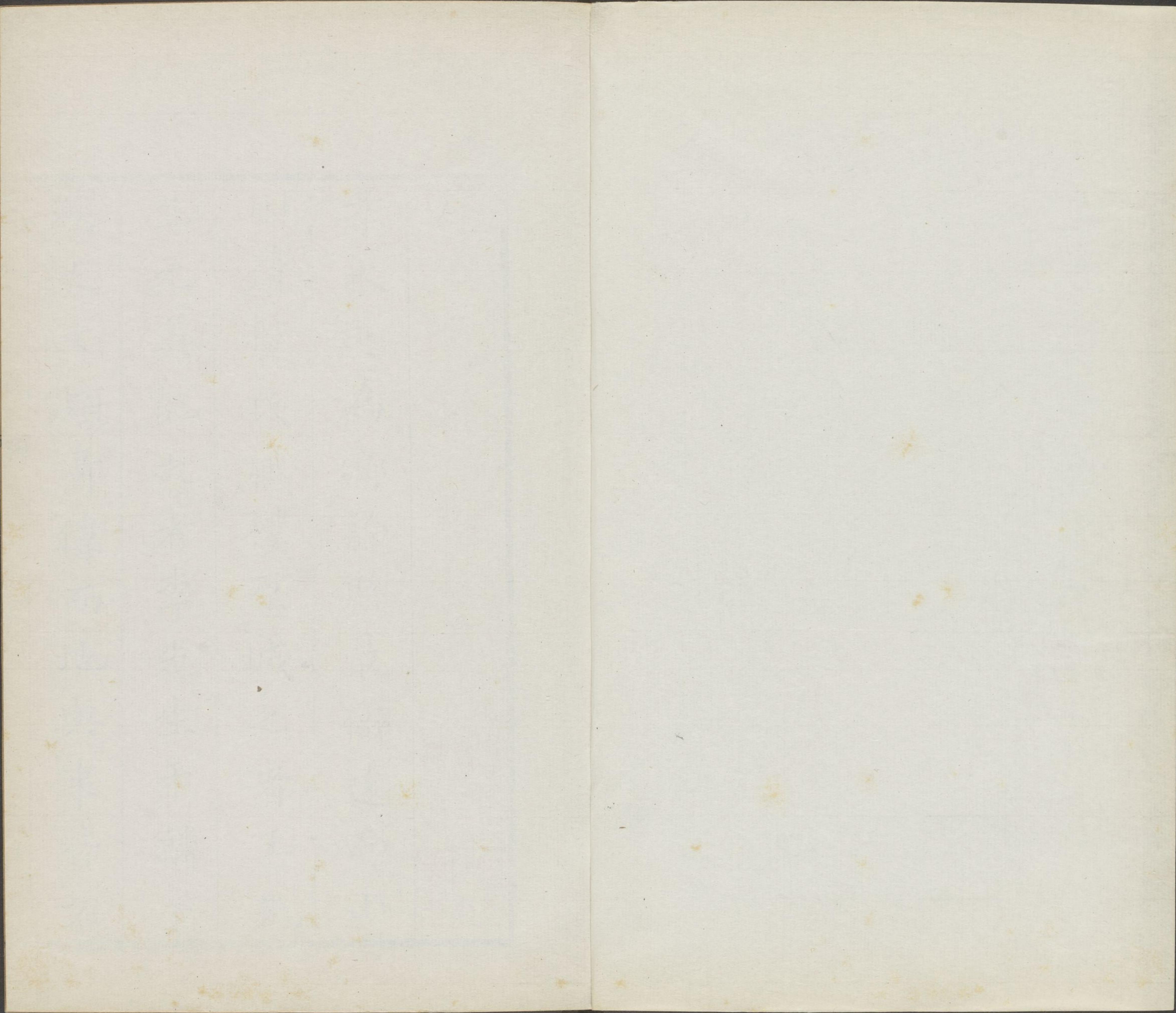


9117 / 1918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5 1949





序

孝水之為鄉於縣最僻遠而山
川清麗民風樸愿城之者王先
生元美記之者李先生于鱗于
鱗之文頗竒偉而地與事皆不



甚切實蓋李生平與王最深其
為文特欲侈大之已耳固未嘗
身至其地而詳考其父老子弟
也然王公之城孝水也襟阜帶
溪向背得所高岫霞蒸清泉脉

錯自是百年以來民生日繁人
文日興變亂之後歸然獨完其
功豈可忘哉李所為文蓋於王
為不誣而於孝鄉則少踈矣城
東秋谷魏別駕祠有馮文敏鍾

司空二公碑文亦雅健可喜其
於風土交涉頗狹予少年稍知
讀書每悵然有感夫境地必待
人而顯而人之文辭非工弗傳
故勝區名作常患不相值若幸

得之而言之失真考之不詳亦
猶之乎不相值而已相國泚亭
孫公徃與予共硯席亦懷此歎
今垂三十年矣茲公以謝病暫
歸里居多暇因成顏山雜記四

卷寄以示予予讀之簡而有法
潔而多姿上追考工爾雅下亦
不失應劭酈道元其文之工足
以傳遠而其實則父老子弟所
終日耳而目之里巷誦說無異

物無異辭也昔云元氣之融結
為山川而山川之奇莫不有所
鍾以自見孝水之受名舊矣自
王先生城之又且百餘年傳記
所載碑版所垂非不衆多也而

二且信者不假於異邦之人而
卒出於公則吾孝鄉之山川誠
亦靈矣哉

康熙丙午徂暑同學趙進美題

序
余幼讀書談鄉里事嘗有二疑一龍圖范老本
吳人嘗守青州青州至今傳范井固也何顏城
僻在深山乃亦有范泉將無影響又陳仲子者
旣隱處於陵皇甫謐高士傳及劉孝標世說新
語注又有適楚見聘之文且賴妻言而止以仲
子窮餓又動與妻俱意楚國遠矣安從得車糧
資此遠舉後讀宋史乃知仲淹少長于長山及

舉進士第一猶名朱說舊讀書長白山而此泉亦其寄蹟非宦蹟也又讀春秋傳魯成公九年而楚入渠丘後竟滅莒又滅魯直與齊接今顏山上古長城乃齊楚之防塞去於陵百里耳當仲子世魯雖未滅意楚人狡焉啓疆逼齊已甚卽遠不過二三百里耳因歎人不讀書見聞寡陋以視天下事固鮮不影響者也甲辰冬余病罷官兀兀歸臥以山居少累進之越歲日漸能

視腕漸能書屬長夏無事兼所居近山松下多風亦不甚暑聊疏鄉里間事以遣懷或一日間日三數日輒得一條手自錄之數月遂成卷帙因題曰顏山雜記以示友人蒙曰是當爲顏城作志余曰志家文繁而不殺蓋細大畢舉皆須有義例茲余所記特里巷細言紀近不能及遠矧嚮者諸鄉先輩郡有志邑有志志邑而鄉舉矣安用枝指爲曰然則不失爲荆楚歲時記華

陽人物志耶余曰彼子虛三都之舊似詭瑰麗
筆不勝書茲顏城三里山郭耳競爲其書恐亦
不得也

康熙四年歲次乙巳秋七月朔泚園灌長識

顏山雜記

益都孫廷銓伯度纂

山谷

蓋泰岱之陰連山二百里斷而復起然後有長
白故圖經曰長白岱之北輔也其二百里間山
大如長白者多有圖經皆無專名明乎皆泰岱
之支麓義不得有專名也辟言地大者雖復千
里一以州舉之此其義也雖然山大矣民衆矣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同在山中莫適名也則言不順於是乎地從主人或以方或以物或以人或以水泉草木各意贈之辟猶遺賢在野鄉人得私諡焉此其義也
孝鄉之山北望長白東連郡郭其大者宜從郡不從鄉然郡于岱遠鄉于岱近其自岱來者先從鄉後從郡矣蓋環城而近有南之峨嶺焉東之荆阜焉西之鳳嶺焉北之鵠崖虎山焉自岱來望顏城而先入與萊人共之者有嶺西之禹

峯土門西之樵嶺闕下之蕪口嶺焉自岱來趨長白而去欲去不去延佇於淄青之界者有峪口之雙山臺南之八子砦焉自岱來循萊蕪谷而東去復折而西以啓峩嶺之秀者有東南之岳陽黑山焉郡志失其什九山中之人間日補綴凡其自效於茲鄉者皆得錄而存之以示後之居是鄉者得攷其畧焉

峩嶺者峩嶺也峩嶺也者蛾眉也山形

秀曲如眉之臨目也北來者十里間遙見四
山高寒一峯隱秀樓閣三成在青蒼烟靄中
峩嶷上文昌祠也在城南關
鳳皇嶺其山南接樵嶺北連西崖迢迢不極
一峯迴注北翔而南折如鳳鳥之矯翼然山
半有玉皇宮石樓古木時出清鐘遙對長河
岸柳淺浦沙汀歷歷行人閒閒魚鳥最爲幽
絕在峩嶷西南隔水對峙

玉皇宮宋刻四聖御押

太祖

一

太祖

一

真宗

一

真宗

右一押泐闕

四代皇帝御書押字謹命工再模刻于石朝

夕瞻禮上答聖恩宣和乙巳重六月神霄玉
清宮賜紫道士 闕

宋碑肖蓬瀛亭記 乘鸞跨鶴神仙之勝遊

瀛海蓬萊洲島之絕境世之人喜道神仙中
事然不過傳記所載聞而知之者耳顏泉山
水之富冠絕淄境巖居川觀蓋千餘家而居
民之東幽谷有泉晝夜混混盈而不竭是爲
二女衆泉合流穿雲透石潺潺焉瀉出于兩

山之間是爲東谿山山之陰支分派引不假
疏導灌溉蔬圃五六十區是爲平流平流之
側張君道源別業在焉南際谷口東接水涯
鑿池匯泉植蓮養魚洲渚其中甃以巨石構
亭其上橋梁固而鯨背高畫舫迴而漣渚碧
極目周視烟嵐四圍凭檻俯觀花木叢蔚隨
所矚寓皆足以滌塵襟而爽心目故能使人
暫到忘歸每來終日勝地若斯豈數見於人

問世哉克肖蓬瀛信非虛語其始鑿池余嘗
爲賦詩今亭旣成復屬余爲記夫惟處市廛
而有林泉之志厭俗囂而思物外之遊自非
性識明達字量夷曠孰能與此道源其庶幾
乎大觀己丑季秋五日新泰臺理曹掾李桓
記

一碑 天之理一耳氣之運行亦一耳故心
外無天天外無道舍心而求天舍天而求道

猶適越而北轅其謬甚矣自漢武立通天之
臺候神之館承露之盤雖爲覲福而設亦未
聞廟而奉天帝也唐明皇祖老聃始宮太清
于亳邑宋真宗奉天書始宮玉清昭應于汴
都又諸宮觀或置使以領之亦有宰輔而兼
祠職者而徽宗以天子之尊而加教主道君
之號時琳宮之在天下奚啻萬區而三清老
氏之祠無處無之淄郡南鄙一舍許有山名

峩嶺籠水出焉峯巒秀麗爲諸山冠宋大觀
已丑有賢而隱居黃冠曰張道源者樂是山
之岑蔚像玉皇而宮之松竹亭沼之勝蔬果
魚鼈之饒絕跡塵外以俟世路清平□爾道
源旣死宮亦□灰靖康之亂迄聖朝廷祐于
今百禩無慮六七作至泰定初年摧敝又有
甚焉鄉耆胡深王福凡二十輩鳩金僦工圮
而復營於是神路有門靈宮有堂百年朽敝

復爲偉觀苟無此新將遂瓦礫荆榛而已爾
其如摩天蒼檜何是宜碑之以作義氣 前

鄉貢進士東洋李源撰 新授臨江路新淦

州蒙古學教授胡從善書 益都路益都縣

典史張 益都路益都縣顏神鎮巡檢時

進義校尉益都路益都縣主簿周 承務郎

益都路益都縣尹管諸軍奧魯勸農事喬汝

楫 將仕郎益都路益都縣達魯花赤兼管

諸軍奧魯勸農事忽都帖木兒
歲次丙子二月日
至正二年

虎山 虎豹崖 虎者武也當鎮城之北方以
填木口謂玄武也有玄帝之宮焉又山雖小
而作意大有力如虎也豹踴躍也

英山 鵝鴿崖 削崖臨水棲鳥起于壁間與
虎山夾處以助其力焉

東阜 卽荆山麓也下臨秋谷上有盤石廣平

俗謂范文正公讀書臺猶虎丘千人石也以
僻處也隱而無名在城東偏

黑山 環城諸山多青石此獨黑取而煨之一
石石得二斗鐵季鄉之釜替磁犁是取資焉
郡志謂言林木蔽虧常如晦冥聞之不詳也
在巖嶺東十五里

礬口嶺 自土門道至青石關二十里兩山夾
谿崖壁峻竦巖樹交參單車徐引數步一息

時則秋泉鳴于空峽谷鳥弄于陰林夕日層
陰徘徊屢顧誠樵隱之槃居羈塗之逸駕矣
參政四明陳沂詩萬嶺千山一道分向空盤
磴歷青雲丹楓黃菊爭秋色白石蒼崖共夕
曛長劍倚峯當而立淨琴流水傍車聞秦關
蜀棧無踰此絕險真穿虎豹羣

副使吳郡王世貞詩千秋此夾谷駐馬意徧
徧蒼嶺峯爭向青天線劃開人疑懸索度水

憶建瓶來回首兵車地虛生命世才

里人孫寶侗藥口道歌藥口道中谿谷黑青
石關下萬石塞馬踏石稜盤空行俯身北下
愁傾側前山回合路欲無夾岸高峯向人逼
有時疊嶂如連城白日蔽虧生暝色秋高萬
樹紛紫翠黑者露潤垂秋實山鳥不鳴秋已
深猛虎高臥夜畱跡長弓在背箭在腰蠶叢
自奮千夫力憶昔左車誇井陘宋武大峴快

所經道左馬陵伏神弩天畔壺關擁地形又
見此地設天險九州則壤分徐青周家青社
胙茅土山陰則齊陽則魯代齊曾記哀公年
艾陵一戰雄千古先克博邑後克嬴此地川
岩映赤羽當年南北阻巖關夾谷臺高孝水
澗聖代一統亭障空青濟分疆開二府
白羊水落羣山高天末秋風吹錦袍騰逃山
鬼奔蒼鼠無限寒光照寶刀

嵩山去城西十五里爲王大嶺四望層巒起
伏森森如連波孤峯竦立萬山之表時有雲
氣浮浮帶其蒼岫雨則先起晴則後散城中
之雨候也

樵嶺登團山而南望重岡合沓灌木塞塗是
樵嶺也其下開敞小有田居樵屋依岩三三
兩雨中多白石晴沙沈泉側瀨交影青林之
下炎陽朱夏失其酷暑樵嶺泉也今懸崖有

洞去地百尺猿引而上容數百人土人避兵
處也在城西南十里北爲深谷西爲門東南皆巉岩不可
八子砦北爲深谷西爲門東南皆巉岩不可
以上對谷有人家茅屋啣山半裂石間有洞
在巖際不可梯攀中多夜明砂土人歲一取
之絕崖而入在城西十里

石馬山黃紅峪在城南三十里

趙進美黃紅峪記并詩村居日已喻亭午客

有談黃紅峪之勝者率而命塞過墟落阡陌
數里陟山麓山率磅礴爭奇無所容不可往
至峪則岩盡立林木皆俯忽有邃壑透迤而
開者秋潦之所出也人因以通焉奇石芻列
旣往卽攀援以登未里許導者邀予遵左岩
之足猿引以上予恃掖者掖者恃蔓葛影皆
遙懸至一洞仰視其戶猶在百尺巔登者手
口膝足皆倚于石如將入焉所倚各相附始

徐移其一不可上下視不知所至惟聽于石
踞洞而望重山蒼然危岑傾岫異勢而同賞
古巖對峙雜木森拔時見一二人出沒鳥巢
枯葉間風颯颯不止良久而下復循峪以入
山愈迫石愈瘦而壯細流漣漣鏘然鳴答巖
半有小泉甚洪洌落苔蘚中散流若無遊者
至此忽自見其影在石上乃共嘆悵焉初至
第三潭潭淺而澄寒石相依寂寞幽潔若爲

冬意所束又百餘步則第二潭皆冰矣石氣
互映不可辨冰上有枯樹痕勁枝頽榦皆如
畫復進則石之或植或臥咸丈餘錯愕相承
初謂徑且窮旣數踰之衣袂泠泠有聲受吾
趾者皆若奔雲積雪目力所聚惟蒼寒肅肅
而已初潭淵瑩秀徹石環之以鑑其古貌嵯
峩參差大者箕踞小者旁睨而以潭也則意
益孤勢益嚴致益冷而潭亦因石以成其靜

山齋詩 一 卷
嶮至此且盡巖旣合而怒起數百丈老藤盤
蜒空遊異木交蔭夏秋間來石上者不見星
日瀑布乘巖首而垂飛沫四濺潭上之石皆
不可坐臥潦水旣收潭石皆定人始得近狎
之而猶凜然慄慄神淒息斂若無依也嶮旣
窈窕幽宵層障阻蔽暝色冉冉方自衆山來
而遂已先暮潭石清寂出其光潔並以照人
歸者如行淡月中忘吾勞焉

巖冬方凜冽緒風沐寒疇空林依積雪寂寞
發奇遊暝色入鴻濛岩靜清潭幽微雲翼孤
峯素石鳴潛流絕壁無晦明日夕蒼烟留嵐
氣何處滅時見歸鳥投陰壑雷雨古山光草
木收苔潔含晨冰返照披暮丘衆岑相波濤
渺如漾輕舟

西阜 當禹石門外之巖崖也

孫廷鐸清明飲西阜詩天亦愛時節風恬物

自清以君臨水意動我看山情野圃垂新柳
 春城上舊鶯蕭辰多勝事隨意一班荆壺
 觴雜坐臥徙倚晚烟生自覺憐同調誰能惜
 宿醒席邊芳草合眼底李花明不有石門唱
 那知物外情

（此處文字極其模糊，似有殘存之句，但難以辨認，故略去。）

水泉

青州之水載在禹貢曰海若淄若汶 南汶

若濟旁見於傳乘曰澠廣於水經曰汶 北汶 若

膠若巨洋皆川水也禹堙洪水除菑害疏貢道

則已非是不書蓋舉其大而細者可畧也大禹

既沒陵谷變移尋經脉水時有牴牾故桑欽又

詳之蓋舉其細而大者可按也海納百川川納

衆流一勺之多亦歸溟渤匪是則河海無以成

其大故酈道云水經注別山窮谷錄及涓泉野
渚渟潭悉歸掌故蓋舉其纖而細者可盡也若
又其隱者泉生階祀清瀨時聞潤起雲根秋泓
乍瀉事已微矣非其土著孰記潛源聊舉昔人
所遺復綴於此非其境者雖近不錄焉

大洪泉

又名白雲泉

在鳳嶺之陽阿巉岩壘

疊相承如版幹怒濤裂石而出水竇處可濶
八尺高六七寸傾岩爭吐石淙懸注下激深

潭驚湍急峽恍忽動搖每清秋霽夕綠溪洄
溯雪浪飛寒覺微風扇於蘋末臨石徒倚如
霧露沾人雖去之若遙砰雷之聲猶自在耳
按黃河之下呂梁謂之洪言其驚急而盛大
也郡乘訛爲打闕或又從而實之鄙俚無文
失其趣矣

趙進美白雲泉詩猶借危岑勢獨宜幽者聞
色侵寒石淨聲自亂雲分晴動蒼蘿徑秋生

白鷺羣壺觴莫早返留看月紛紛
奇雲吐
潔岫遠似此泉光但在溪聲內
同分山氣涼
風烟接瀲灩城郭入青蒼
前浦孤峯下森森
魚鳥鄉

藥王泉
出大洪泉下白石碾砢荇芹蒙密吹
浪翻瀾汨汨四出以上承洪泉之頽波不辨
其際但覺水面至此乃突而高洪水有涸此
泉不絕

白羊河
出西山流入甕口道亂流齒齒數里
行積石中水南有巨石臨倚方廣若三間屋
亭亭如波上立下則晴沙散雪吹影鏤紋夕
陽微射時覩沙面如縱筆奇書恍恍無定悉
天然二寸魚與石旁木葉秋花相映時則稱
此石爲釣魚臺其水東去又入石礪中壁門
斗絕無復寸土束隘爭鳴落石潭中日黑石
之灣又北帶麓泉水以入羣水也

麓泉 出黑石灣下河東岸側

季泉 出大洪泉百步外顏文姜祠下深源靜
闕漚爲清池深可丈餘浮泡泛珠吹沙湧起
澄淨寒徹不掩針芒藻翻荇搖皆可辨數其
上虛簷翠栢負日高寒臨斯池也靡不倚檻
徘徊蠲煩易慮者矣水出祠外與大洪泉水
合逕踐積石悉成湍瀨峩嶺之陽諸山泉水
左注之鷺立鳧投小有渟滪乃行峽中石梁

起於絕壑剛于橫帶兩山過梁支離泉柳林
泉水右注之北流逕西寺閣前黃石起於山
根輕湍爲之洄注至鎮城西北范河口范水
左注之又北沙溝山水右注之又北出於兩
山之間是爲虎山矣其水半瀦深陂半流石
上又東北後峪諸山泉水左注之又屈曲西
北石曰河水右注之又北至般陽與般水會
趙進美季泉詩逶迤近桑梓觸事皆可悅矧

茲曉山淨復對寒泉潔寥寥廣殿虛肅肅涼
風發弱荇搖中池素濤散成雪石壁瀉微雲
鳥聲弄清樾倚欄蕩塵纓顧影傷短髮十年
困奔走望遠意飛越何當耕溪濱放歌甘薇
蕨○惆悵石橋古樹涼天涯行李豈能忘已
知山意多秋雨自聽泉聲到夕陽

支離泉 出鳳山峽口本沙泉細水而枯旱不
竭昔有道士劉支離呪此水有奇異立碣書

符於泉上石蹟猶存今移於山上玉清宮其
詳不可得聞

柳林泉 出支離泉下苑柳繁陰可枕可漱

二女泉 出城南峩嶺之北麓東西有二泉東
泉清深珠而不藻西泉淵閎藻而不珠泉南
舊有二女堂今四角石礎猶存蓋聞昔有二
女聞其父母老獨無兒遂乃共誓不嫁投身
淨門以資供養泉上是其出家之處惜其碣

石湮滅事蹟難詳其曰龍泉曰珍珠泉者皆後人之所目也夫畫龍不靈照乘非寶忍沒獨行成斯淺義因緣乖格未謂愜然泉上今爲龍泉寺桐栢鬱鬱香臺閒靜以近山也鳥聲多而人迹少時聞僧伽讚揚清梵值秋高氣微則萬柿垂紅於金字丹魚吹碧於淨池此焉棲息亦爲勝因水出寺北流逕趙御史班璽園亭至於城下半入水門半落隍中西

流北折同入范河以歸孝水也

趙進美疏泉記 龍泉水入南城而支焉又

遶西城外城中西南人皆臨水而居日得一人合城中西南人其得不計矣今歲旱泉不能出日失一人合城中西南人其失不計矣合城中西南人而出之或一人或一日或數人或數日耳其得又不計矣塞旣久泉必他溢若大雨泉不能出然能沒也彼時出之其

失又不計矣衆計必能知此崇禎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余姪世榮實倡利濟之舉壘壘新流長幼沛悅爰刻同言以識始作

孫廷銓過趙侍御園亭詩我屋青岩側君園碧水潄蒼茫連一徑蕭緘寄遙心泉落山皆響門深柳自陰坐來幽興愜聽徧應時禽○小築非時就孤亭羨此安人家分水石吾土富林巒病覺抽簪好官虞避地難終當茅結

屋渾似此中看

范泉 出東阜范文正公祠堂下祠前臨秋谷澗道迴合舊宮喬木其泉流入澗遶樹穿林木葉泉聲瀟瀟響答文正微時讀書處也按文正父爲淄青記室客死文正少孤育於長山朱氏因名朱說嘗讀書長白山醴泉寺斷藿畫粥刻苦勵志及登第乃易姓名故其表曰入境遂稱張祿乘舟偶効陶朱以秋谷之

接迹長白實爲勝地伏讀棲尋其有由然近
居人於此谷上遠駕石梁平通山脚接引泉
水遂乃於梁上跨谷分流每尋梁憩集虛谷
來風青岩阻日弄溪光拾澗藻石梁上下南
澗北流東泉西逝月淨波明宛成十字濠梁
之性樂以忘還其水逕乎城中與二女泉合
其支流之不上石梁者循山旁注逕趙濟美
涼洞亭南落入於澗皆於城北會爲范河以

歸孝水也

分署通判平定和清遊范泉詩 龍泉之東
秋谷口瀉出寒流漱瓊玖誰種長松綠蔽天
繫雲兩岸垂楊柳涼透襟裾暑氣微范老藏
修歲時久雲間片石讀書臺籃輿直上荆山
陡平看翠壁夾長川鳥鳴不見紅塵走相逢
月色滿山堂况有清人載斗酒岡南岡北盡
桃林問花開後還開否待得春歸約再來尋

真肯負攀枝手恣遊何處問高風千載古人
吾尚友

孫廷銓初春賊退後偶過范泉詩
晴嶠猶照石牀書樹杪危欄晚眺餘石引泉聲成宛
轉雪殘山意上清虛條風微欲迎玄鳥弱荇
春來聚白魚斗酒相呼頻未厭近時憂樂倍
躊躇

趙進美同題

風日今晨定山州盡作春艱

難郭外意珍重亂餘身溪色分晴遠城寒借
柳新清吟同倚杖幽磬更依人○又歲暮飲
家岐叔秋谷園亭
樹暗溪聲遶山明日氣
啣雲霞寒入座冰雪靜依巖謝客烏皮儿長
歌白木鑿薜蘿春欲發三徑莫全芟○又別
墅作效晚唐
十里嵐光烟後新蕭蕭灌木
照溪濱青鞋短杖尋山誌白石寒泉隱士身
斷續蟬聲草閣雨高低驢背板橋人北窓柳

色風吹入薄暮雲歸滿四鄰

雙泉

觀音泉

沙泉 皆出范泉南秋谷中北與范水合

馬君祠泉

張一泉 皆出西山旱溢無時夏秋水漲則糝

糝成川同爲沙溝河以達孝水

孫廷銓晚秋過馬君祠詩 孤村人境外烟

火負巖居茅屋圓堪傲霜林錦不如峯迴看

路誤木落讖天虛日夕狂歌起依稀是接輿

○小圃深藏壑危峯欲造天刈葵千樹露蒸

棗一林烟山勢連愚谷溪流似冷泉翻愁車

馬過蘿徑最高懸

務子泉

倒流河

梁莊泉 皆出東山合流逕彼岸寺南入於孝

水按後峪村彼岸院金世宗大定四年勅建
有尚書禮部牒文刻石院中餘文剝蝕不可
辨讀矣其寺後枕山阿前臨溪水平泉深柳
可以植蓮菱泛鳧鷺爲勝觀也

按水經注隴水南出長城中

舊注當作瀧水

瀧有雙籠二音

東北流至般陽縣故城西南

與般水會水出縣東南龍山俗亦謂之爲左
阜水西北逕其城南王莽之濟南亭也應劭

曰縣在般水之陽縣資名焉其水又南屈西
入瀧水北逕其縣西北流至萌水口萌水出
西南甲山東北逕萌山西東北入于瀧瀧水
又西北至梁鄒東南與魚子溝水合水南出
長白山東抑泉口山卽陳仲子夫妻之所隱
也孟子曰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
子非而不食避兄離母家于於陵卽此處也
其水又逕於陵縣故城西王莽之於陸也世

祖建武十五年更封則鄉侯侯霸爲侯國其
水北流注于瀧水瀧水卽古袁水也故京相
璠曰濟南梁鄒縣有袁水者也瀧水又西北
逕梁鄒縣故城南又北屈逕其城西漢高祖
六年封武虎爲侯國其水北注濟其城之東
北又有時水西北注焉

青州府志古季水一名籠水今季婦河也北
注般陽般水入焉又北逕長山縣西又北逕

新城縣西又北入于小清河抵高苑博興樂

安又東北高家港入于海

小清河卽濟
水之支津也

城市官署緣起

余行萬里而歎人事之治亂靡常地氣之盛衰
有故也或都邑而廢爲丘墟或鄉聚而蔚爲輿
府其將興也賢必衆多其將廢也俗必先壞不
可不察也季鄉于古雖無專城然其郊于齊魯
則大國也錯于淄青則雄州也南接秦嶽其山
鬱儀以嵯峨猶岱峽也季水洋洋潤數百里卒
放乎清河以達滄海猶濟滢也古者巷有人亭

有長到今傳之有賢則名地不在大矣有明隆
萬以前季鄉爲青州巡道之治府巖關巨防阻
三而以制十八城亦形勢之宗也一女煽亂三
勤王師變起蒲臺禍延長峪鎮之驚豈鎮之孽
哉世宗之世名賢作鎮繕我城隍綏我父老筦
絃俎豆以安經鋤百餘年間彬彬乎興於禮讓
文學矣

巡檢司 宋以上無考今按顏文姜靈泉廟金

皇統元年碑載淄川縣顏神店巡檢徐□庵
上村白雲觀元至元二十七年碑載益都縣
顏神巡檢馬受則巡檢一官自金元已有凡
歷五百年至今因之也

撫按行臺 弘治八年山東撫按以顏神鎮爲
地方要害建立行臺一所常川巡行駐節
按察分司 正德五年添設青州道兵備僉事
一員往來駐劄每歲在鎮口個月建城以後

地方無事巡道常川駐府城非有公事不至
鎮城矣

青州府通判分署 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黃
□奏請下兵部議覆看得顏神鎮南至萊蕪
縣兩山夾立接連新泰蒙陰山嶺北鄰淄川
長山孝婦河水拖遶地勢險要山川環抱軍
民雜處多有以強欺弱以衆暴寡又兼各縣
挾分土分民之私以致羣盜借出此入彼之

險題奉欽依添設青州府捕盜通判一員在
鎮專管防禦兼轄新淄長萊等縣地方有警
卽調遣兵馬聽其約束萬曆二十年本廳通
判劉芬桂上請兩院奏准頒給關防一顆崇
禎十二年朝有裁府廳添練備之舉部議將
本廳衙門裁革鄉官兵部尚書仇維禎等具
呈廳官萬不可裁兩院奏准復舊
附隸人 正德十二年兵部題准設通判遂

奉撥青州道團操快壯五百餘名在鎮操演
防守取食於淄新萊壽高蒙六縣載入各縣
賦役全書後因承平日久各縣災傷陸續裁
減尚存快壯一百六十名至順治五年盡裁
去

萬曆四十八年嶧縣蓮賊作亂本鎮通判李
延芳請添兵防禦准撥青州營兵一百員名
又召募新兵一百名益都縣設處工食在鎮

鎮守事平始撤

按本廳設官以來其有政績生祠者

樂魏怡祠在秋谷范公亭後

關中李延芳祠在顏

文姜靈泉廟旁

大橋東畔

附設官議三則

去按濟南李攀龍顏城碑記四方亡命嘯而

過市百數十年冀氏姚氏九爲倡亂以毒我
百姓蕩我廬舍至今一妖女子三勤王師兵
部設官議云各縣挾分土分民之私以致羣
盜借出此入彼之險是往昔顏山之亂非必
土人之爲之實四方逋逃不可究詰之爲之
也四邑旣歸疆索百年遂靖菴苻效可觀矣
一旦謂區區郡倖無事此穰穰者爲遽削而
去是嚮其利乃忘其功去其害又辭其費本

末輕重未深權也一團操快壯不當全罷無
事而養土兵與有事而調客兵利害孰多計
肩曉者必曰客兵便事至而集事平而罷費
不加長兵不加募也故客兵便懷遠算者必
曰土兵便安其田廬習其險易釁不外生民
不內擾也故土兵便試就前事權此二議彼
亂者九起王師三勤計其爲費必不減於五
百團操民快之口食明矣一通判旣專城本

鎮不當頻數視篆他邑是官之設旣號賊曹
非望以焦頭爛額爲功將借以建威消萌爲
重况鎮城之衆視下邑不啻倍之鄰山逼近
去縣復遙穰穰待命累月無官鄉之人卽欲
親鄰善俗不煩雀角其如越境暴客輕肆狗
偷何顧其才者旣樂親繁劇之事不耐端居
其賢者卽欲以雅俗坐鎮爲心難違上指豈
寧鎮人望治之情恐亦非初議設官之意也

石城 嘉靖三十六年本鎮舉人趙敬簡等議

本鎮雖有捕盜通判一員出入無僚佐可屬
進退無城池可守誠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
衛者也請建石城保安地方兵備道副使王
世貞據以上請巡撫都御史傅願巡按御史
段顧言行青州府知府李尚智本廳通判倪
雲鵬諸城知縣李永康臨淄知縣衛心親詣
本鎮率耆儒鄉民踏勘卜吉督工建城閱三

月而告竣周五百丈門四南曰龍泉北曰范
河東曰荆山西曰禹石水門三一偏龍泉而
西一偏禹石而北一偏范河而東崇禎間漆
作瞭臺八小水門一當荆山門下南受二女
泉水入城分爲二一沿城脚而西入于文廟
泮池出逕石橋又北逕府館折而西出西水
門一北流至于隅首又分爲二一沿西街而
西至石橋與泮水合一北流逕東隅首出北

水門東受范水西流至于隅首與二女泉水
合府館在城西街文廟在其南行臺在其東
城隍廟在南門內義學在北街此城中之大
畧也

城西之民夾禹石門而西至于隅首有橫街
北出郭門而近南出郭門而遠東負郭稍南
負峩岩西枕豸河是爲大街 大街北出亂
河而西起于西寺之崖陂陀而下北至于疊

道西負崖東枕季河爲西冶言琉璃之鑪冶也其民多業琉璃大街南出過山峽石橋山房高下環泉而居炊烟三接水石間之北負峩岩西依鳳山之麓南望黑石之灣爲神頭城東之民夾荆山門而東南負峩岩北枕范河抵澗道折而南至于雙泉爲秋谷口城南之民傍峩嶺之阿屈曲斜連以逐龍泉之分流爲南道城北之民起于范河橋

北跨大河之伏流又北倚于灘東連荆阜抵于石澗爲北關北嶺其民多業瓷窰河灘之西起于疊道北至于沙溝爲稅務司衙其民多販瓷器此附郭居民之大畧也山東按察使司副使分巡青州道太倉王世貞碑銘世貞不佞旣已城顏神則諸父老走李先生文記之而李先生雅善余故於文稱稍過非當不佞中丞公侍御公之教也與二

三大夫士之謀也余惡敢雍容而坐顓之余
不佞又惡敢雍容而顓諸父老之力以爲已
功諸父老從子弟蒿萊其畝日夜胼胝將事
矣卽因材於山高下陂陀減省他費十之八
九而寧無一二酒漿飯炊之費以勤諸父老
二三大夫士瓜分版築杖馬箠而人策之亦
旣勞止筮路藍縷以啓茲城拮据忉忉寔唯
二三大夫士與諸父老共其何不佞之有不

佞則竊復隱虞焉爲諸父老城顏神者城之
已耶將縣之也城之而前使者以萬計囁嚅
旁喝迄靡敢動今不旋踵而告成事諸父老
業已受賦二百里外不勝其煩附庸卽百雉
之崇易易若是規而縣之則可縣之將爲若
置令若丞甥役毛供斂人於衽席間哉而割
三邑之膏壤使其民與諸父老並削而敝筭
大左不取也語云見已事不能見將然卽令

今決城縣利害與他日身所受本末岐異矣
然未可箸數而舌析姑以明余志耳余不佞
敢遂籍二三大夫士暨諸父老子弟姓名系
之碑陰而傳以銘 銘曰顏姜之山厥陽瀉
鹵夾谷造天縮轂其口萊新西控淄益東走
五民居之匪利南畝作爲奇袤卽山而取盜
鑄椎埋韋跗悚首矛鈐目尋何戎不莽唯余
睥日靡富靡穀本之不探而末是囑厲我父

老以勤版築雍野罄室壺篋道屬唯茲父老
藩屏是篤石城戡戡我可以礪鏃危岡冠領腴
泉滋腹在易有言設險守邦衛以武師周以
崇墉遏軋亂萌毋使蔓張毋若安之薄征厚
藏刃鍛鈎喙枉矢大槍銷爲鋤耰趣而農桑
比屋興讓遵彼周行牧臣罪言敢告職方
李攀龍青州府志序顏神可城而不可規爲
縣以官具則民匱而險不爲用也

顏山雜記 一
灌長氏曰吾聞諸父老城之始卜也其繇曰城
不過百年當盛又百年而衰茲溯厥生初蓋盛
已久矣明之衰也災稜相仍九州雲擾通都望
郡凋落多矣而此鄉獨完今又二十年而百堵
皆作察其生聚似又過焉夫此石田非加闢也
爲者非加疾也君子甚禍無故之利而惜望外
之福彼此有屋菽菽有穀其謂此何哉夫賈
人子徒見微利醉飽侈淫驟獲而驕不顧其後

固細人之情也觀子弟者視其父兄觀齊民者
視其鄉大夫以謂教行自上也救敝之道寧爲
朴無爲豪寧爲愿無爲薄卽衰可持盛可蓄也
凡我鄉大夫共慎此哉

顏山雜記 一卷終

顏山雜記

益都孫廷鈇伯度纂

鄉校

聞之先正之言曰先王之興文治非獨長養賢能以陰消天下之跋扈而去其怒也故五尺之童入塾知敬杯酒之聚無禮必譁庠序之教顧不重哉及其敝也士氣浮薄莠言日進使秦人遷怒於詩書而一炬盡之又厲禁焉卒之民氣

飛揚教猱升木其禍旋自中之乃更速於游談
而詩書固至今存也故禮教雖薄勝於無禮學
術雖敝善於無學何也矍然充盛者甲兵之色
也溫文遜志者俎豆之容也今試與建羽旄擐
甲胄千夫決拾鼓角而起雖仁者於此奮焉有
殺人之心矣試與列絃歌陳詩史講席在前更
老在右雖勇者於此油然有安禮之志矣若是
者何也勢固使然雖其衰敝勿可廢也鎮之學

宮莫詳其始宋元嘗設山長以主守之蓋僅矣
明嘉靖間通判羅賢增修式廓自是春秋釋菜
品式備具諸士皆從禮俗寢昌文學興起世有
顯者矣

按石馬村古佛院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
碑刻是益都縣顏神教諭鄭琥書恐卽當
時山長也今廟中明碑乃云此廟之設創
于元統三年元統是順帝最初年號豈學

官已設于元初而學宮顧遲于元末耶且
元統紀號止歷二年嗣卽復襲世祖故號
改元至元又並無元統三年也其說訛誤
不足徵今不載

趙汝弼字

嘉靖癸卯鄉科

趙敬簡號龍泉嘉靖丙午鄉試第舉名華昌府

通判

趙敬賓字玉臺敬簡弟嘉靖戊午鄉科宿遷知

縣

李時華字還青萬曆癸酉鄉科

趙爾待字需齋敬簡子萬曆癸酉鄉試第四名

金華府推官

李時輝字惟青時華弟萬曆戊子鄉科己丑進

士西安府推官兵部主事復降大同府推官

邑人通政曹璜有傳禿翁李贊焚書有答李

惟青書

樂行言字訥菴萬曆乙酉鄉科霍丘知縣

劉若虛字惺源萬曆辛卯鄉科

張曉字明衡萬曆庚子鄉試第二名丁未進士

兵部尚書總督宣大

趙振業字暨垣萬曆戊午鄉科天啓乙丑進士

御史巡漕江南督學江南副使晉階叅政

土弘化字懷麓萬曆戊午鄉科茶陵知州

張聯軫字則生曉子天啓甲子鄉試第三名

孫景昌字義侶崇禎癸酉鄉科庚辰進士南昌

知縣有傳在別集

劉龍光字昆綠崇禎丙子鄉試第四名丁丑進

士行人

趙進美字韞退振業子崇禎丙子解元時年十

七歲庚辰進士給事中叅政

孫廷銓字伯度崇禎己卯鄉科庚辰進士大學

士

孫廷鐸字道宣崇禎壬午鄉科

趙班璽字受介爾待曾孫順治乙酉鄉試第四
名丙戌進士御史巡按四川山西

張聯箕字卽公曉子聯軫弟順治戊子鄉科乙
未進士鄉寧知縣

張之翰字平侯曉孫順治辛卯鄉試第二名時
年十六歲

李融和字介昭順治庚子鄉科

呂維齡字仲英康熙癸卯鄉科丁未進士

按益都縣孝婦鄉編戶二十一社鎮城附郭
八社耳右所集錄悉附郭人外如列卿記所
載王讓字宗禮幼有孝行嘗廬墓致湧泉之
應洪武末由鄉薦授國子學錄永樂中簡侍
皇太孫讀書讓在講筵首陳堯舜之道惟在
孝弟人主躬行孝弟則天下感化不勞而治
每談經必端凝拱立敷宣明暢太孫敬而愛

之時同事之臣陳山張瑛以順旨被寵戴綸
林長懋則強諫不少詭隨惟讓謙默寡言每
進規諷亦委曲切中事情太孫歛容聽之及
扈從北行常被召見適甘泉教諭張昱東阿
教諭韓岫永年教諭劉順皆被簡擢爲國子
博士侍皇太孫讀書讓雖先進以官序折節
下之意恬如也洪熙初太孫正位東宮進左
春坊庶子未幾東宮卽位是爲宣宗以傅導

功陞讓吏部右侍郎綸等皆居其次時同官
黃宗載負才尚氣讓每懷退遜遂交好日密
在部二年因浙江秋租負欠積多命讓督理
未幾卒時七十四讓言若不出口而持身素
履人所不及洊歷榮顯恭儉若布衣時爲上
簡注未嘗矜耀忠亮清介始終如一季鄉八
隄社人也又郡志列鄭光溥號一山嘉靖丁
酉以選貢舉北京解元戊戌進士除行人歷

陞山西提學僉事贍通五經先行後藝西士
向風孝鄉原泉社人也翟鳳翀字凌玄萬曆
甲辰進士知任丘擢御史以中涓漸作威福
主權慮有旁落抗疏指斥呂貴冉登等且曰
陛下一切政令批發雖曰親裁獨斷實非公
聽並觀大臣造膝無從小臣叫闕不應所當
前而善爲逢迎者皆宦寺也叅嗔喜而居其
會巧陰陽以行其私相引相煽轉伺轉工請

乞差遣之命至不逾時而川人行政偏以閹
隔釀叢脞之階折檻批鱗之士或傅重辟而
刃惡大憝反以夤緣生出脫之路熒惑屢售
浸假遂開如呂貴冉登凌應登之事旬日間
迭見告矣天高難問長此安窮臣憂其終故
怖其始後至天啓間卒如其言遂退居不出
及魏璫敗起兵部侍郎天津巡撫季鄉西河
社人也皆以村居稍遠未敢敘列餘尚多人

卷二
悉如此例

灌長氏曰余自童丱時常遊鄉校見堂下喬木
皆大于車輪後學徒不戒失火延燒而泮池銀
杏扶疎交蔭猶至今存思人愛樹繫人已深况
近聖人之居乎學宮之側故有郵亭歲久摧敝
鞠爲茂草別駕葉君先登取其廢地闢爲講堂
以益學宮欲與諸士讀書講藝其中其事未就
遽已罷去而亦非其罪也惜哉

逸民

夫風俗之盛豈不關教化哉彼匹夫一節之行
固不出於鄉閭而詩咏徧德書稱從欲動關主
極若此者以醇龐近古一以見教化之行一以
見王澤之久苟其隱約而型世小人之澤固亦
猶夫君子也彼汝南先賢益部耆舊去古人已
遠讀其書猶想見其時况三五之際乎季鄉僻
陋在山中而隆萬以前風俗龐固賢行高致時

在諸生布衣間於今亦少微矣夫公慚卿卿慚
長自昔歎之觀世者寧無怒於中乎聊論次其
傳志嚮往焉

李封公寶字魯峯少以力聞長更折節教諸子
以儒學顯而自隱居藥籠間人慕其樂易所
居輒倍售同業皆不及又卜別業孝水之濱
種植竹樹蓄琴酒狎漁樵以自娛子時輝舉
進士有學行實爲孝鄉之倡魯峯嘗有句手

香丸藥後心靜理琴餘又題竹詩主人愛竹
比琅玕幾度栽培幾度看今已枝枝成大節
直將斫作釣鼈竿聞之其孫篤云

張南野先生名堯封先世稱白馬張氏先生移
家傍學宮自幼習於禮容俎豆被服造次必
於儒者教四子皆爲莊士家法醇謹不得輕
是非人物卽對門生後進詞色溫溫其言若
訥其行若俯不敢以齒德加人至人有急難

空乏望門投止則解衣推食若將不及臨行
贈餞卽家無有常假貸與之叔子明衡公旣
貴乃折券焉

趙貢士祐自號玉沙性簡淡讀書深默甚有檢
裁父應時嘗以貢士爲蘭陽主簿家故淡薄
祐又耽讀不措意生產愈益貧落或至齋時
已過妻孥尚懸釜以待有不堪者輒顧笑曰
姑徐徐無妨我讀也居常晏坐一室冬夏不

謝衣冠萬步徐行意閒閒旣無惰容亦無窘
步以此人未或窺其際焉晚好青鳥之言雖
已策名開戶不仕追摹伏讀著地理紫囊書
若干卷寒夜手錄凡三易藁而成邑人兵部
尚書邢玠爲序而傳之世多有其書茲不論
樂翁誥余鄉布衣也幼穎俊喜讀書更能強記
人有試之者窺翁一覽之書謬摘一二事以
爲談柄翁卽揭其本末源源不竭顧性端慤

不趨時閒居肆志竟絕意於功名登山臨水
搖膝吟咏以此自樂萬曆丙申歲忽思壯遊
遂度鴈門登五臺翱翔關塞時疆吏漸已惰
窳每遇風物蕭條銅鑿夜起輒興歎侘賦物
流連以摠其磊砢落拓之氣迨歸積詩滿冊
置巾箱中六十年無知之者其孫珽偶檢廢
簾得之乃付梓余弟保安令廷錫爲論定之
余讀集中如宸居工器攝宰府喜相傾地利

猥云盡天階敢謂平此雖庶人之議實當時
實錄藥言而惜乎君相之不聞也問錄如左

金雀屏

金雀非凡鳥如何數更多三春飛不去終日

戀青柯似有諷意

五臺山

勢聳天原近雲連禪院孤雪山迎客凍寒月
照僧疎石影虛空住溪聲梵誦無禪那真妙

相不數朝川圖

奉和撫軍魏公與劉靜老飲于部署

秋色看將盡歸圖尚未成不嫌杯酒淡重與
故人傾近寒寒常早憂時氣未平鴈門如穎
上應奏德星明
塞上稀知已夫君有素心自公時一過追往
意何深月落燈爲續秋涼杯可任白頭人已
倦多事未投簪

和鴈門晚眺

絕塞溪聲不斷流空山落木報高秋邊庭火
息征人喜邸閣寒生旅客愁千里孤臣懷北
闕數行歸鴈過南樓天涯知己誰同在不擬
人間說壯遊

曾大父柳溪公諱延壽故處士也家世朴魯
曾大父獨信嚮儒術小子六歲就塾師于羣
感里舍時侍曾大父起居每見鄰父三數

老翁來就 曾大父笑言數數有所稱說或
復相太息又時探篋發籌策共布算事竟還
納封之間治壺榼携與俱去小子方蒙昧意
不辨也 曾大父先故有石田悉已付兩
大父所居惟堂一寢一餘屋八九間僕婢才
給灑掃晨起檢料畢卽還視鑪座工人鑪座
者余家自洪武塚籍所領內官監青簾世業
也維國家營建郊壇饗殿則執治其榼屏簾

幌之事而鱗次之琉璃品映上徹不思義取
乎青象穹蒼答玄貺也隸籍內廷班匠事焉
故世執之也過是則復退簷下共前鄰父笑
言啞啞矣一日小子顧見所居堂楣梁間有
蒙茸塵封者以問諸父曰彼卷然者何也曰
文軸也盍張焉曰敝矣敝則曷用藏之曰昔
我翁有高義爲鄉里盛推有贈言焉誼不
可廢也其高義奈何曰昔高苑南鄙人有販

確于我里者既得貲納橐裝矣俄而過市而
逸其驢以喪其橐突入乎吾家我翁發之
見爛然貲也緘滕以待徐招其人而還之寶
則其寶也而驢腹加果矣其人慕此高義歸
治贈言返頌謝焉至今猶曰孫如竹者其人
也我翁以謂人苟有一善未嘗不重于鄉
將以教示吾曹故雖敝不可廢也曾大父
儀容豐頤廣額疎眉鬚鬚有鬚然畢嶠矣年

及杖置鳩杖一然不時杖也小子稍益大以
身爲杖曾大父杖焉時杖杖時杖小子負
劍辟叫匍匐奉履綦以足受之意欣欣色煦
煦也時及弟鍾更迭互進小子進所得果餌
必令分遺弟弟進亦令以遺小子且撫之曰
我教若兩祖力學垂四十年鄉里謂且置我
與上日可期也今不能辦馬耶命也夫吾老
矣時小子漸有心知感其言乃憶諸父老簷

顏山雜記 二卷
下其語時數數稱說者乃謂孫氏敦龐好禮能事詩書行大其世且說書史道故舊爲娛樂也其太息者憂時念亂謂兒曹行見此也其探筭布算還復納之者相與醵金爲賙給寡乏婚葬資出入服息必歸其餘簿錄之也其壺榼俱去者爲人排難解紛或里中有報賽當往爲祭酒也是皆老而無倦矣曾大父善歡歌歡至而歌樂也融融每以歲七月

初度置酒北堂 兩大父洗竿奉觴 諸父薦盤殮小子輩授儿布席 曾大父顧而樂之賓至離席降階階攝齊從事拜獻卽席金奏作鼓一再行無算爵賓主離離成禮而退賓乃顧曰樂哉衣冠之會四世一堂歌斯咏斯聚族於斯自里中諸大姓未有此也以是熙熙爲八十年太平人物卒後十五年子孫遂以次顯

李布衣時白字嘿菴爲人爽朗善談吐嘗遊公
卿間意邁往不屑山水禽魚襟琅琅也性好
詞令兼善丹竈頗量情惜福不以侈汰爲豪
每閉戶丹成出以示人不過銖兩取足以給
壺餐具雞黍而已曰吾福薄不敢以多財賈
禍也余嘗讀嘿菴詞令二卷音調每有未叶
然當其意得瀟灑開曠如鶴唳霜臯鳩啼春
晝如月圓月缺一時霎不識江山也折倒的

有形骸沒話說百年身千年調誰是豪傑天
生下李俊奢輕財那管燈明滅世不學假惺
惺心似鐵他怎知酒杯寒再斟重熱休笑俺
酒泉竭氣分折吟成愛向楓林寫醉懶從他
竹徑欹閒情只共沙鷗說澹人營業衷腸話
說的來寧貼假做真到底成冤孽隨邪事從
來不徹鬧炒炒苦調甜急忙忙悲攪樂亂紛
紛巧弄拙你看我紅梅綠竹堂白酒黃雞社

但逢場耍些杜甫曲江春浩然驢背雪庾亮樓頭月風光到處閒何必逢佳節休等待人情問者知那日覺醒來急回頭晚了也

孫志武字景烈本江都人少年避仇來季水樂此土遂土著爲人瀟爽喜讀書善談議潑墨作梅竹皆疎挺有生氣旣入庠爲益都諸生教授生徒來者日衆乃於屋後起小亭子棊几竹榻怪石花藥卽事爲工有籬菊悠然之

意每晨興升講席諸生長幼各以班處危坐橫經抗聲講義四座悄然稍倦輒掩卷說他事及古今人物雜以咲諛聽者粲然爲之解頤破顏殆忘其煩乃整襟復講以此人人自得如對友朋之樂學日進而不自知其故也旣罷退入竹亭散髮偃仰具香茗客至則讌談終日諸生卽有疑難轉相教說人盡其意亦不復數數進溷先生也後徙居顏泉東墅

年已八十尚日夕勤勵引燭鈔書纖纖作細
字或步屣顏泉之上吟風弄月以歸不知老
之將至焉

翟徵君良字玉華弱冠聰悟有思理從父宦遊
武昌嬰弱疾劇甚會遇明醫數月得差從此
刻意方書窮治冥緬如是七年轉得統緒旣
盡發古人之奧府又能以意叅互用之及歸
爲諸生方治博士家言而其好方書日益甚

鄉里友朋或病者時一投藥試之並輒問可
已而小試小效大試大效不復能自避閔輪
蹄童叟日集門庭所活人不可量數矣順治
戊子 徵書下撫軍撫軍下郡縣守令到門
勸爲之駕趨乘傳詣 京師旣至館于光祿
署酒醴餼牽大官朝夕供張甚厚又數 召
入禁門皆適以他故中休未得輒 賜燕見
會有心害其能居數月罷去年七十餘歎曰

醫小道也後生不敏或束書不讀或復讀之不能通其意將以救人之爲適足殺人者蓋多多矣乃綜輯舊聞辨其同異摘其謬誤著其機要其未發者間以己意疏演並論次之著書數編曰脉訣彙編經絡彙編藥性對搭本草古方講意痘科編余嘗爲刊行之嘗有病家患閉秘者延醫數輩來皆不效乃迎翁至按其前方曰我知之矣乃取提氣一藥倍

投之諸醫皆相顧笑翁曰第觀之方就食藥熟以進食未既主人報曰可矣一座盡驚乃謝曰此病氣不下行也我輩力下之猶不得今反提其氣而效若是此何理也翁曰諸君獨不見含水葫蘆乎滿而不瀉者止有一孔氣不得通故也今吾上通其氣而下自行此自常理顧諸君不察耳衆乃服其生平持論通亮如此

附季義三人

冷茂才日升龍州扶襯記曰先君諱植字字養
冲性好遊東涉高句麗西窮哈密山川風土
人物歷歷可指掌談也又數遊嶺南己卯歲
携仲子日晟而南兵火翱翔滄桑代謝長往
異域生死昧如已廿餘年矣己丑歲洋舶飄
入浙東風傳多中華人不季隨督學翟于園
先生以往歷訪年餘罔有踪迹乃歸又數歲

適韞退趙先生擢嶺西大叅不季問關俱往
遇鄉里喬君際寓將客遊粵西不季忽心動
長惡泣涕託之訪求意亦不敢知也會韞退
先生將齋捧入賀于京苦無所依往返閱歲
輒與俱比再至端州而喬君自粵西來微聞
先君旅襯消息似在龍州不季乞韞退先生
移文左江道且具扁舟相送端州至龍州五
千餘里溯牂牁而上灘險凡三百七十有奇

其最者如蒼梧之長洲滾龍南平之崆嶲銅鼓潯州之龍門虎跳南寧之火燄烏蠻太平之羊尾魚影波勢怒號危石側立舟蟻貫其中稍失尺寸立成齏粉雖長年篙師至此無不惴惴色變呼額神明以求須臾之濟路出石門日亭午舟子牽挽間虎出叢薄搏一人而去其舟與人虎相牽絆幾俱廢柁師斧斷之得免至鹿村大風壞舟進退無策仰天而

號忽有乘風揚帆而來者急呼求救至則豫章劉基臣韞退先生端州幕中所晤客也握手相慰遂附之同舟過橫州永淳其地多盜艇日夜行劫往來裹足及達南寧則左江道已去任窘甚謀之基臣卽以嶺西之移陳情于南寧太守虞公慨然移書于思明府郡丞左右之蓋以土屬皆所統轄也再逾壺城則無復中華人矣男婦形狀侏僂語言文字不

通無可奈何適遇廬陵彭翔如者際寓疇昔
六也往來于此歲月滋久深得彼中風俗語
言際寓嘗以先君之事寄託之恰自明江下
馱棉不期而遇信宿商畧俱返龍州際寓之
于先人計至矣又有齏客王姓者傳不孝仲
弟晟寄寓遷隆地近分茅嶺卽古銅柱界也
岐路彷徨艤宿不眠中夜嗚咽鄰舟有廉君
石玉者聞之問故遂贈言削牘與其朋好明

江任玉書加意區畫其人任俠諸土司所信
服也又有同鄉許君鳳山德平人避地于此
哀不孝事毅然佐之同往明江思明當事因
玉書護導甚備遷隆去思明又二百餘里中
道阻水風雨驟至昏如深夜人不相見幾于
飄沒旣至晉會司官情極惻窳且曰予龍州
甥也總角時往來外家見有客傾倒座上予
戲其旁舉座盛稱之曰此冷先生也今丰度

尚可記憶若有子客寓于子峒屬子必知之
因聚各鄉榔頭詢查僉曰未有始知馱棉籬
客之傳多訛闕矣于是乘舟順流急還明江
復因玉書集明江之耆艾問之有那利蔡鄭
二客年皆髦矣舊客龍州嘗與先君邂逅近
以避亂徙居間不孝之請扶杖偕往由此之
龍州路經滑石灘適與葬師譚先生遇蔡叟
曰事有緒矣譚卽太翁忘形交也要與俱至

市停舟鄭叟引不孝至北門交帶橋遙指曰
太翁住城當在此中矣太翁客此時與土官
出遊周覽指點歎賞後聞舉以相贈某依稀
記之及至其處荒茅鬱森無跡可辨不但不
孝泣血計窮二叟亦徬徨無措乃逐屋切訊
冀一遇之越二日市人嚴世隆者見不孝驚
顧相訊知其故歎曰小子君弟之友也太翁
之葬予以力助焉地不在北而在東生前形

容若何疾病若何棺木若何墓形若何土色
若何葬後交趾內犯土人奔竄君弟抱病不
知所終不孝亟起再拜同至東郊大江之左
土地祠之右墓封若斧形不類土司之圓而
銳也墓內土色以鋤取視亦如其言遂憑葬
師譚先生於四月初六日啓攢三日之內所
需悉具移柩之辰大雨如注不孝默祝曰雨
若此何以舉事意者先靈不欲歸骸故鄉耶

移刻忽大霽啓棺一如嚴言且殉衣顏色尚
未損平日家居所常服也維時土官督備及
與先人不孝一面之識者咸弔奠如禮爲不
孝加額嗟乎不孝之罪重矣阻絕廿餘年萬
里窮裔遂克奉遺襯以歸實先君之靈式憑
之至若先生長者二三親知周旋翊掖不遺
餘力甚至天涯未謀面殊服異俗之人翕爾
同情不孝何脩蒙此不孝膚陋無文不諳紀

述然仁人君子之用心不敢泯也謹據始末
書其槩云

灌長氏曰觀生之貌殆文弱士也而意思深篤
不忘其親初其往也鄉里悲其意而疑其事豈
不以道險且遠歷時之久茫茫萬里在蠻荒中
措手何從哉乃艱難百折而其事卒濟觀其成
也蓋有天幸焉抑可謂難也已矣余讀其傳不
忍沒也有子若此雖遠遊可矣

趙春盛籠水人父謨使酒無賴失其祖資好鬪
鄉里畏之春盛甫冠卽隸賊曹爲健兒家貧
不能治弓矢器具但以膂力時侮其同輩庚
辰冬大饑萊蕪新泰間揭竿日起使者檄交
下責賊曹不擒賊舊制賊曹本郡外兼制四
邑各以健兒數十人赴賊曹習指揮後邑長
率輕賊曹索餉多不應健兒無食往往亡去
時賊曹主者爲隴西李君別駕年已老得檄

無措亟率騎數人步數人馳詣新泰合淄川
騎五十人新泰土兵四百人別駕喜曰可破
賊矣趣往新泰令與健兒長世奇諫不聽會
使檄又下不亟往且得罪辛巳正月初六日
出新泰四十里卒與賊遇賊約數千皆盤長
矛往來呼躍亟發砲擊之中數人不却俄而
四面驟至衆潰騎者皆馳別駕老不能馳遂
墮春盛爲步卒力戰已出圍返顧別駕墮復

還携之走未一里賊愈衆不能去道傍有短
牆扶別駕上自與賊鬪刺十餘人死賊環攻
之中數十劔兩臂不能舉乃仆而死別駕亦
遇害趙進美曰巳卯春濟南陷萊蕪新泰
盜羣起事定率悔解去賊曹天雄董君至萊
蕪徐牖其魁斬之事平旌中考功法庚辰賊
初合不過數十騎餘皆荷鋤夫耳若以兩郡
兵殲之易易也乃相望不前而力驅數百鄉

農與之戰豈遂以此爲可勝抑猶冀賊之悔
而自解耶濟則斥于文法不濟則身殉之又
何賊曹之不幸乎春盛爲子族弟年甫二十
一而能力敵以死其長然則謂世無其人不可也
竭閭閻以供戰士久矣一夫之烈豈足
輕重而卒不多聞何哉

此傳見清江閣集

許經歷尚忠者初不識字十餘歲給事人家每
見童子誦讀常竊聽之又好問時以手畫地

作字數歲粗曉大意好濶談所如輒不合曰
此不知我輒去之後事御史任公濟爲書史
初任巡按中州流氛大擾因病解歸越歲復
起督師河南鬪賊去來窺汴已三歲矣乃簡
徒以行尚忠與焉前至長垣其軍中車騎材
官持文書迎者皆至夜宿傳舍忽城中大噪
城下賊適至舍中人悉起應之則前車騎材
官盡賊也已入傳舍劫任以行從者皆散走

尚忠獨從至順德不降俱被縛去欲兵之尚
忠在後呼曰死則死矣相公心放正者不可
亂任被劔悶絕復蘇賊乃緩之俱囚窄室中
守者入夜少怠尚忠從中抽椽發屋欲縱主
人去賊覺之未得行後持至京師賊敗乃俱
歸順治中尚忠以倉塲從事年勞選授瓊州
府經歷安撫山峒黎人又有勞効得其風俗
要領以歸自記履歷道其事甚詳殊可聽

風土歲時

蟋蟀在堂好樂無荒昭唐俗之儉坎其擊缶宛
丘之道知陳國之亡老人嬉戲纔如嬰兒識漢
道之昌市有醉人以爲上瑞兆李祚之替然則
觀風問俗察其民氣雖甚細事亦得失之林治
亂之跡也昔子貢觀于蜡而譏一國之人皆若
狂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賜也非爾所知
也夫里閭之情通乎伏臘誰能違衆離俗自託

于上古之世哉抑長慮却顧固不可不懷良士
之思也聊述風土見人情焉
立春日迎春于秋谷觴于范泉
元夜以琉璃碗燈薦佛並散門庭又集峩嶺下
作三日酬
十六日女兒相將作小姑娘戲
二月二日家家庭內以豆其灰作糜圈謂宜五
穀又作符置門上禁虫蝎也

一百五上塚添土令高次日展謁

寒食作水漿推飯經夏不餽日以涼水沃之却
暑病解劬勞

清明飯牛益一乾糲田家語曰打千罵萬清明
一飯
女兒家作鞦韆戲

三月十五日四月十八日七月三日集顏文姜
靈泉廟酬香愿四方畢至也

端午插艾葉以雄黃塗耳却虫害也絲縷如故

六月六日炒小麥作麪和蜜食之謂却熱除泄疾

春雨杏花秋山紅葉處處登高無須重九
秋七月設祭顏娘墳並及翁姑其祝詞是顏娘
語官爲攝事緣情而設推孝之至此禮天下
無也

八月朔日未出取花上露洗眼謂去風熱益清
明又濡墨點小兒腹疾猶雪白花紅醜而作

華容也

十月一日既滌場芻茭在野取之不問主人

巫鼓樂神十一月大盛

臘八作粥投諸果餌食之

匠人作屋雖復廣堂高樓只一敷仰瓦不須重
合歲久不漏他處效之輒漏也

民間娶婦輒以甓一雙置門上
娶婦納幣女家輒以筵箸納酒尊中謂十停九

住作吉祥也

喪家裝老不用綾紵綢緞止取絹綿謂綿者綿綿絹者眷也猶綵絲也

執喪孤子無婦或無子婦主內治者間以治喪日省禮成合謂共更父母之喪同事異室于禮爲權而傳曰縗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喪者相弔楮錠太豐雖貧家動損數百錢此禮恐難繼也

喪家競作佛事道釋竟御箏絃或曰此亦天樂須有楞嚴經曰辟如琴瑟篪篥篪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故天王帝釋執持不廢也此雖微言終成戲論

大家治喪邀人作棚場結爲樓閣雕墻高者二三丈皆以布帛雜采爲之照耀山谷此太侈不可久也

春秋丁祭無官分獻諸生攝之

主人召客席終遙見粉湯則客起爭門按范致
明岳陽風土記湖湘間賓客燕集供魚清羹
則衆皆退如中州之水飯也

四月蠶熟榭葉長皆取葉裹粟米麩山花作角

食

八九月拾橡栗作粉食

顏山雜記二卷終

